

悦读书吧

一根稻草的功与过

——读《古褒国与褒姒》

□ 严维佳

曾几何时,我从大秦故都咸阳出发,一路辗转来到古褒国所在地汉中,以前从未将司马迁笔下横扫六合、一统华夏的强秦与《诗经》里“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的弱女联系到一起,更无法想象这两个相隔五百多年的历史事件中竟有着鲜为人知的机遇与巧合。

直到汉中文化学者、当代作家田孟礼先生签名赠予我其所著《古褒国与褒姒——兼说褒姒与秦国的诞生》一书,读完倍感田君以史为据,探源近三千年前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博褒姒千金一笑,西周灭亡的历史真相,更折服于田君以史推论,褒姒乱周亡国之祸,使秦襄公平戎救周,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开启,秦国始兴的因果关系,让我对其倾数十年之功、寻史海之踪,聚诸家之说,成一家之论——“褒姒亡周使秦国诞生”有了新的认识。

掩卷细思,我更觉得在周亡秦兴的两个大事件中,褒姒其实就是一根稻草,一根看似微不足道却可压死骆驼,看似看似无有大用却可救蝼蚁之命,看似无足轻重却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稻草……

在秦岭南麓有条古老的褒河,褒

河出山谷处名曰褒谷口,谷口东岸即是历经夏商,后归于周的古褒国所在地(今汉中市汉台区河东店镇)。河边长满婀娜多姿、随风摇曳的稻草,它们没有归属,没人在意。田孟礼先生从《史记·周本纪》中发现,褒姒从出生就笼罩在美丽而浓厚的神话传说中:她的母亲是周厉王后宫的一个小童妾,六七岁时与黑蜥蜴相遇,怀上了历经夏商周三朝“二神龙”的熬水(即涎液)而受孕,因“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作为弃婴,褒姒像草芥般被无情地扔出了周王室,所幸被一对卖弓箭、箭袋的褒人夫妇收养并带回了古褒国,历经襁褓不死的她喝褒河水、闻山花香,虽无根无名(有的说她姓褒名姒,有的说她是褒国姓氏),却无忧无虑,快乐地长成美若天仙的少女。

然而,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都城镐京现不祥之兆——“三川竭,岐山崩”,观天象变化,《史记》曰:“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是为褒姒。”就这样,这根当年被周王室丢弃的小草又被大风吹起,越过秦岭古道在忧都与哀伤中以赎罪之名重回周室,褒姒的心情可想而知,笑从何来?

当如妹喜姬己般天生丽质,如褒水般晶莹剔透,如秦岭般宁静典雅,如仙草般亭亭玉立的褒姒入宫后,周幽王见而爱之,妻妾有加,不能自拔。次年,褒姒生下伯服,周幽王更加宠信于她,不久便废申后和太子宜臼(即后来的周平王),改立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此番一废一立也埋下了四百年周王朝灭亡的祸根,更有了荒诞离谱、千古无二、妇孺皆知的典故:幽王骊山烽火戏诸侯,博褒姒一笑。

从田孟礼的观点看,令痴情的周幽王“欲其笑万方”的褒姒,功成名就、子尊母贵,集百宠于一身,她没理由不开心,也不该不笑,更不是不会笑,非要点火烽火、戏诸侯,乃大笑吗?而我更觉得褒姒就是那根数次点燃骊山烽火之火的稻草,她的笑声消耗掉了诸侯对周王朝的信任和权威,致使当时被废的申后家族和太子宜臼带领犬戎西夷杀人镐京,侵暴中原,弑杀周王父子,掳走褒姒,而诸侯不救,周朝灭亡。纵使赫赫宗周的覆灭有千般天命,万般人祸,但不得不说,褒姒这千金一笑戏诸侯、千军万马不救周,才是压垮四百年周朝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当周王朝岌岌可危之时,竟有一路原为周王室驯养良马,生活于“汧渭之间”的附属小国秦嬴,在西垂大夫秦襄公的带领下,率兵前来平戎救周,秦襄公目睹了幽王父子被杀,褒姒被掳,却洞察到了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作为西陲附庸、弱小如蝼蚁的秦襄公敏锐地将这根救命稻草紧抓不放,同卫武公并肩“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史称“平王东迁”。而平王念其有功,作为回报,将秦嬴由原附庸小国升格为诸侯国,封西岐之地,参霸王盟会,称诸侯列国,从此秦国立才登上了春秋战国舞台。不得不说正是这两者的历史机缘成就了一个此后五百年筚路蓝缕,励精图治、不断东出,最终横扫六国、统一天下的大秦帝国,用田孟礼的话说这都是褒姒惹的祸。

纵观古今,从古褒国到褒姒,从秦襄公到秦始皇,从春秋战国到华夏一统。朝代的更迭,历史的演进,有时是刀光剑影,有时是血雨腥风,有时也是波澜不惊。一只黑天鹅,一匹灰犀牛,一双蝴蝶的翅膀,抑或是一根稻草,都可以压垮沙漠中的骆驼,也可以救起水中的蝼蚁。其实,稻草本没错,却有功与过,你说呢?

生活五味

“休息”菜谱

□ 李秀芹

二姐让我给她儿子儿媳传话,说她现在想开了,即便一个人吃饭,也要炒上两个小菜,有荤有素,讲究一下营养搭配。苦了大半辈子了,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必须好好心疼自己。

二姐有这样的生活态度我挺高兴,我们姊妹从小就喜欢吃清淡的东西,过去日子穷,饮食清淡没有油水是生活所迫,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大鱼大肉也买得起,但还是喜欢吃清淡的,其实这种饮食习惯并不好。

姐夫去世后,二姐一个人生活,她不喜欢做饭,对吃食也没什么要求,馒头咸菜就能对付一顿。只有儿子一家来她这里吃饭时,她才好好做几个菜,天下父母

心,当娘的就怕儿孙吃不好。

但我还是不解,这种话二姐自己说就行,还需要我传吗?

二姐解释说,她自己说,怕孩子们不相信,还是旁人可信度高。

原来外甥知道老妈的这个毛病,她自己一个人吃饭,根本不愿下厨房,去老妈家几次,都碰到老妈吃馒头就咸菜。劝老妈,让她吃点好的,可她就是不听,说咸菜对她来讲就是最好的菜。

外甥只好想了个办法,午饭晚饭都回家陪老妈吃,这样老妈就顿顿做三个菜,一荤一素一汤,每顿都变着花样做,唯恐他俩吃腻了。

我建议二姐,应该让儿子儿媳下厨

做饭才对,二姐却说,他俩工作很累,她可不好意思让他俩做饭,为了不让儿媳下厨,她都是在他俩下班前就做好了。

二姐年龄大了,想用包袱,既然外甥是担心她自己不做饭,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外甥放心了,就不会天天回来陪吃了。

我把二姐的话传给了外甥,外甥听后表示,既然这样他和媳妇中午就不回家吃饭了,若干活累了,晚上也不回去吃了。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二姐,二姐笑着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米饭和一碟小咸菜,个人菜谱一点没变呀。二姐说:“我就是骗骗他俩,他们觉得大鱼大肉就是好东西,可我不喜欢吃。我早上一包奶

一个煮鸡蛋,中午馒头或米饭就咸菜,晚上喝一碗菜粥,一天就过去了;有时蒸一锅包子我自己能吃好几天,省时省力,对我来讲,休息是最好的菜谱,最健康的营养就是不过度劳累,天天伺候他俩吃饭,累得我腰病都犯了。”

二姐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好不容易熬到儿孙都成家了,她也该享享清福了,每天跟老姐妹散散步、跳跳广场舞,或什么也不做,沙发上躺一天。

儿女在关心父母“菜谱”时,也该多关心下父母的劳动量,他们自己吃饭都懒得做的时候,是因为体力不行了,带菜回家,或下厨房做饭给父母吃,这才是最好的孝行。

“钓”起来的春分

□ 马海霞

春分是农耕的重要时节,古谚有云,“惊蛰到春分,下种莫放松”“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江南地区,春分的一个重要习俗是犒劳耕牛,人们用糯米团喂耕牛,犒赏其日复一日的勤恳劳作。

我生长在北方农村,旧时我们老家耕地没有耕牛,都是人工耕地。春分之前,农人们已经开始春耕,春分平分春天,在这一天做好吃的犒劳一下出牛力的农人,好有力气继续干活。这个时节,地里野菜肥硕,鲜香回甘的野菜摘一篮子,回家洗净后焯水、过凉,留其翠色、去其苦味,可以凉拌,也可加入鸡蛋液搅拌后油煎成菜饼,或剁成馅包饺子。

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完饭再配一壶

鲜蒲公英和花茶混煮的茶水,一半春天劳作的辛苦便荡然无存了。

我六岁时的那个春天,我爸说,我也能帮家里干活了,为犒劳我,春分那天,休息半天,要带我去河湾里钓鱼。邻居二大爷前几天就是去那里钓鱼,钓了好几条草鱼呢。我爸说,等他钓到鱼,就给我用青菜和鱼肉做“春汤”。

春分这天,我兴高采烈地跟着我爸上山了。到了河湾边,我爸拿出向二大爷借来的鱼竿和鱼饵开始钓鱼,我则安静地坐在一旁等待,等呀等,等到我都困了,我爸也没钓上一条鱼。我实在坐不住了,便到山上看花,山上的桃花、梨花还有杏花都开了,我折了一大捧春花,返回河湾时,天都快黑了,我爸依然一无所获,爷俩只好败兴而归。

鱼没钓到,馋虫倒是被我爸钓上来了,路上想着春汤泡汤了,心里很是不爽。我爸也看出来,对我说,明天他去集市上买两斤鲜鱼,好好给我炖一锅鱼汤。

还要再等一晚上,真是度日如年。我噘着嘴儿,刚进胡同,就闻到二大爷家飘出的鱼香味。我爸路过二大爷门口时,让我放慢脚步,别让二大爷听到他回来了,他怕二大爷笑话他一条鱼也没钓到。

等我们进了家门,我妈迎出来,看着水桶里装了一桶春花,便明白了,笑着对我爸说:“孩子他二大爷猜到你钓不到,刚差使他家孩子送来两条草鱼。”

这晚,没钓到鱼的我爸,亲自下厨做了一锅春汤。吃饭时,我爸喝了二两白

酒,说起了酒话:“别看我钓鱼不是行家,那是因为我没时间钓,熟能生巧,我若花上你二大爷那些时间,肯定比他钓鱼技术高。”

我和我爸都偷笑,我爸真是爱面子呀。

我爸一生只钓过那一次鱼,现在想起来,农人春分时间做春汤犒劳自己,是否尖上的奖励,作为地里刨食的我爸,他借做春汤之名钓鱼,也是为了寻一份惬意和娱乐。虽然没有钓到一条鱼,但那个下午他是快乐愉悦的,钓在其中,也是一种休闲和放松。

小时候的我,只以成绩论英雄,对家长的评价亦是如此,我爸当年才三十多岁,也是有玩心的。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我想起那个春分的下午,想对我爸补说一句,钓趣可嘉。

似水流年

岁月深处榆钱香

□ 侯兴锋

小时候,我家门前有一棵老榆树,树冠巨大,宛如伞盖一般。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在树荫下逗留,尤其是炎热的夏季,这里简直成了避暑的天堂。当火辣辣的太阳西沉,落日只留下一抹余晖的时候,附近的几家邻居,都像约好了似的,赶趟儿一样地会聚在老榆树底下。大人们端着一碗饭、一碗菜走在前面;小孩子们端着自已的小碗,小心翼翼地走在后面,走着走着,便忍不住吃了起来。于是,小孩子的嬉闹声、妇女的喧笑声、大家的招呼声,在这个时刻,一起从老榆树下飞了出来。

在这个临时简陋的饭场里,大家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资源共享。一个人只吃一个菜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即使是一样的饭菜,大家也要互相尝尝,看谁家的

菜做得香、味道好。当然,好吃的菜是大家消灭的第一对象,菜的主人也会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老榆树下的地势原来比较低洼,每逢下雨总是积起一洼洼的水,大家经常要在这里纳荫乘凉很不方便。于是经过商量,大家就在下地干农活回来的时候,你捎一架车子土,我捎一架车子土,很快就把地面铺得平平整整的。

春分前后,和煦的春风将榆树从黑白的水墨画染成了翠绿的蜡笔画,榆树枝杈抽出嫩绿的苞,不几天工夫,一簇簇青葱圆润的榆钱就挂满了枝头。在那个年代,农村的物质生活还比较贫乏,所以,采摘地里的野菜或者树上的花叶食用,就成了大多数农村人用来改善生活的一种必需。每到这个时候,几家邻居就会选择一个相对清闲的日子来到老榆

树下,男人们负责上树捋取一串串的榆钱,女人们负责分拣、清洗。劳动一天后,晚上就到了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首先,大家平均地把捋洗干净的钱分好,按顺序去领,那个时候虽然大家的生活都不富裕,但是谁也不愿意多拿半分,不愿意多占一点便宜。

做晚饭的时候,每家的厨房里都飘出了榆钱的清香,馋得我们几个小孩子直咽口水。吃饭照例是在老榆树下的饭场,清一色的都是用榆钱做的饭菜,有的直接用榆钱炒鸡蛋,有的用榆钱拌面蒸后凉拌,更有不怕麻烦的用榆钱为主料做馅包成饺子。大家分享着榆钱带来的福利,高声地谈笑着,而从小就生长在老榆树下的孩子们,或许是耳濡目染了父辈的习性,也都像大人们一样养成了分享的习惯,好菜一块儿吃,玩具一块儿

玩,哪怕是特别稀罕的东西,也很少一个人享有。

如今,我早已离家多年,老家的那棵老榆树也因为要拓展路基而砍掉了,即便是偶尔回到老家,却再也看不到绿盖如荫的老榆树,闻不到满树的榆钱香,也听不到无忧无虑的笑声了。

在装修豪华的饭店里,榆钱被包装成一道道特色饭菜:榆钱粥、榆钱饽饽、粉蒸榆钱等,奢华而矜持,价格不菲。但吃在嘴里,总觉得寡淡无味,和记忆中老家的榆钱味道相去甚远。为什么会这样?我思付良久,不由得了然,也许榆钱本身是一样的,只是老家的榆钱里承载着太多的童年记忆,更有来自于对那时淳朴人情人性的一种偏爱。可是,时光不能回头,那一片净土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美文小札

陌上花开

□ 文雪梅

风暖,水清,山明,春渐浓。陌上花已开,人间最美四月天。隔着千年的旧光阴,陌上花开在历史深处。最有名的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戴氏王妃的书信:“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禁让人潸然泪下。还有宋代诗人苏轼的诸多感慨:“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这个季节里杨柳摇曳,蝶飞蜂舞,风光旖旎。而在此时,信步城外,赏乡野春日美景,嗅泥土芬芳,与盛开的野花对话,心境一定朴素恬淡、内敛温婉,徜徉在花海中,那该是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小时候,家在关山脚下的一个山坳坳里。每当春暖花开之时,映入眼帘的是满山遍野的各种野花,白的如雪,红的似火,黄的似金,五彩斑斓的野花纷纷攘攘、争先恐后地绽放,像是赶赴一场轰轰烈烈的盛会,将春天的山野打扮得异彩纷呈。祖母是爱花之人,她对花喜欢得痴迷而热烈。

祖母常常在掐苜蓿之余,带我去看花。记忆犹新的是山上开得最早、最多的是水桃花,当春风刚刚唤醒沉睡的大地,水桃花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一颗骚动的心,一夜之间,便扑啦啦地张开了笑脸。自以为那粉面的水桃花是卑贱的,你看那山山崩崩、沟沟梁梁,崖畔水渠边,一簇簇、一丛丛,没有人精心呵护,只需汲取天地的灵气、日月之精华,给地一点点阳光就灿烂无比。且一旦开花就无可阻挡,就像雪小禅写的那样:“一开就泛滥,一开就艳到荼靡,一开就无羞无耻。”故而,陌上花开,水桃花该数头魁,这当之无愧。

人以花为荣。受祖母熏陶,我喜欢折些水桃花带回家,插在装水的玻璃瓶中,慢慢欣赏。一室花香,顷刻间满屋生辉。有了水桃花,好像把春天带回家一样,让人欣喜。



迎春之艳

许双福 摄

祖母说,爱花的女人必定是有爱之人。这话一点都不假,祖母一生只爱过祖爷一个,可惜,岁月流长,爱情短暂。祖爷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她而去了。祖母辛辛苦苦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成人,就再也没有嫁过人,直到她80多岁去世。现在想起当年陌上的水桃花,感觉祖母就像是一朵水桃花。为了守住爱情,她宁愿孤独,也不违心,泛滥着相思,不顾一切地爱着,直到死去。

当年,在基层上班时,对门住着一户人家。主人是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儿女们都去了外地工作,平时,空荡荡的院落里只有老两口进进出出。家里的几亩薄田让给别人种,邻居盖房要多占他家的地基,他们说:“盖吧,随便盖!”老两口平时很少说话,但眉宇间透露着一种淡淡的气定神闲。

春天,陌上花都开了。老太太穿着棉质的长衫,挽着老谷子的胳膊去看花。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他们漫无目的地走着,边聊天边看。彼时,地里的麦子已经泛绿了,生机盎然,拔节似的长着,像一层厚厚的绿毯铺在地上。知名的,不知名的野花绚烂绽放,随风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扑鼻的花香。两位老人凝视着野花,笑靥如花。

看淡世事沧桑,繁华红尘不过是过眼云烟,心中只剩下豁达和大度。老人的灵魂深处,就像陌上的花,不求大富大贵,平凡而美丽。惟愿心归自我,随风随雨亦随缘,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绽放,自留一抹芳香在人间。

我居住的城郊,有个叫北坡的地方,有很多果园。清明前后,一垄垄的园子里的花儿次第开放,桃花含笑,梨花带雨,煞是好看。但是,随着祭祀的、爬山的人流,我看到的却是一块块一模一样的、整整齐齐的样板园子,再也找不到儿时乡下老家陌上花开的盛景了。

陌上的花最淳朴,最自然和简单。就这样无怨无悔,默默地装点了春天的乡野。

陌上花开蝴蝶飞。陌上的花成为我童年和少年时永久的记忆,是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连接着故乡和大地,是生命的神经和血脉。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每周一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gejedb2008@vip.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